



# 最是美卷一路春

龚净/文

我们驱车去五十公里外的邻市水一方文学创作基地，一群文友将趣谈文学闲聊生活。赶路的心情急切，导航显示还有十分钟路程，我们开始雀跃。前方车子突然停下来，问：“是堵车了吗？”“不是，封隧道了，得绕盘山路。”

山路十八弯，转弯的角度大，坡度又不小。路窄，若有会车，真难。“这油菜花真好看。”车子绕上一个小山头，路两边全是孩童般高的油菜花，金灿灿，仿佛两条黄丝毯。偶有老屋侧身于路，温顺的小狗楚楚可怜地坐望着来往的过客。山脚的大海时隐时现，海依恋着山，山守护着海。一阵清脆的鸟鸣声像树叶上的水珠一般，娇姿欲滴。

车子不出意外地开错路了。一段断头路，尽头是几间破败空置的老屋。我们下车，触摸这也曾有过芳华的老屋，试图走进她曾经的烟火。李清照词曰：“误入藕花深处，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”此情是一样的吧？

车子终于下山了，鲜叠村在前方，水一方在不远处的海滨。回望本来三分钟可以走过的海滨大道，我们在山间盘行了几十分钟，大家笑而不语。

去鲜叠村闲走。鲜叠村面海靠山，村落沿着山沟逐渐上升到山腰。伤水老师说：“这个村庄曾经极其繁华，渔船最多时达到一千六百多条，如今你猜都猜不到渔船还剩多少条，告诉你们吧，只剩一对，两条渔船啊。现在村里只有几十个老年人留守着，可见她的衰落有多么可怕。”村巷狭小却很干净，低矮的石头屋像佝偻着背的沧桑老人静默着，有些屋门上挂着“D级危房”小牌。

不知谁家的厨房里飘出的羹饭香在巷子里乱窜，瞬间诱发了我们的食欲。

转角处几幢石雕斑驳的小楼，当年是大户人家吧，如今虽砖瓦脱落，甚至椽断楼残，但她一定是这里曾经繁华的最好证明。我想，在某段岁月里，大楼有着她无限的风光，而那些低矮的石头房，也有她们刻骨铭心的故事。偶有大爷或大妈在门口探头张望，他们质朴而醇厚，真诚的微笑让人温暖。他们宛如我的双亲，蓦然听到我这个远方游子的脚步声，心里豁然开朗。

毕竟，人间温情都是相同的。一两个匆匆的身影擦肩而过，厚重的脚步有节奏地踩响了静谧的小巷。有人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暂住这里的外地人，刚从海上谋生回来。难怪步履稳健，这是搏击海浪凯旋的姿态，自信而豪迈。经历过大海的洗礼，生活中或许再也不会有什么困难能难倒他们吧。

陶渊明说：“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。”在都市奔波久了，心不免浮躁，到这样的渔村古巷走一走，或许一切就都会释然。

午饭后，伤水老师在水一方给我们讲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》。水一方是玉环

的文联读书公益基地和作家协会创作基地，三层小楼，有屋桩深于海涂，屋内备琴棋书画、书柜及茶桌，阳台上搁着各式素朴的盆景。试想，知己好友，面对无垠的大海，有人调琴，在氤氲茶香中，任思维信马由缰驰骋，从今谈到古，从地谈到天，恐怕丝毫都不会感到疲倦吧。

伤水老师讲解当代西方文艺流派代表人物及观点，很有意思，像中小学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一样，不时地点名提问。有时大家答不上来，略显尴尬，他突然来一句：“其实我也忘记了，我们一起翻一下书吧。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他结合诸如象征主义、表现主义等观点分享他自己的作品，大家于是讨论起他早期的代表作《盗冰者》，各抒己见。

大家问伤水老师：“我们理解得怎么样？”伤水老师风趣地表态，大家怎么读怎么理解都可以，正像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》中法国作家罗兰·巴特提出的观点“作者已死”。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

返程，我们再次在盘山公路中领略

春天的生命滋生。车子很快就下山，我说：“回来的路真快啊。”同伴说：“去时不识路，感觉很远。”我接话：“我们对前途迷茫时，我们会感觉路程漫长，前方已知，感觉就快。”

“我们来时不是这样的景。”同伴说。我们又开错路了，刚下山，前方唯一的路继续上山。这真是：“莫言下岭便无难，赚得行人空喜欢。政入万山围子里，一出放出一山拦。”起雾了，山岚迷蒙，车速缓慢，山花欲隐欲现，我们仿佛置身云海逍遥。我想高歌一曲，来应一应这天上人间一般的美景，然而，还是欣赏穿透雾海来陪伴我们的悦鸟欢唱吧。

车子绕过了最后一道弯，玉环城的高楼矗立在我们眼前。原来我们返程的路绕了一个很大的圈，意外欣赏了另一番景致。细想，人生的精彩与丰富不就是能够有机会不断尝试新的体验吗？

车子穿过城市，沿着主干道回家，路面平坦宽阔，车速也越来越快。于是闭目养神，任凭鲜叠村的幽深小巷，水一方的真诚谈笑，山间的花、狗、雾……一帧帧动人的相片在脑海中再次展开，与那片海，那首诗，那份温暖相映成趣，形成一幅优美盛大的长卷。

## 白壁村

沈文军

在绿叶上写字，碉堡楼是纸也是笔，伸出的文章是白鹭撰写的思路  
在法德广场跳舞  
静水桥拍着德水桥的肩膀  
兄弟俩在谈论昨日的富有  
山坡上茂盛的树木  
像站岗的哨所，保持着宁静的欢乐  
是的，望海楼，我和夕阳对弈  
壮蛎弓着腰，跳鱼踢开忧愁和烦恼  
唯有螃蟹，在它占据的  
皇宫，后妃们经营着戏场  
白壁村，白帆统治下的街道  
我的童话在演出

# 一筒温岭嵌糕的获奖感言

## 四月 寂寥无边

陈素琴

东风轻摇着枝叶  
暖阳缠绕着行人的发丝  
黑色耀出了禁足深居的烟火气  
商铺林立  
寂寥无边  
花花绿绿的橱窗  
偶尔重复的是驻足又疾行的步履  
走走停停间  
脚步拐了个弯  
见或不见，迟迟疑疑  
怕被疫情掳走的那个寒冬  
依然凛冽在  
我口罩覆盖不到的双目中  
怕这长久的疏离  
泄露在你突然冒出的华发里

## 黄礁岛

张明辉

我仿佛听见他的唇语  
一个诗人在涛声中发言  
他的激情如狮虎般咆哮  
那些喷薄的岩浆  
汹涌而来，乘兴而去  
呼啸的风是他的影子  
而他的似水柔情  
幻化成风，幻化成雨  
随日出嬉戏，随日落流转  
万千棵树，晃动着碎影  
与他共舞  
万千朵花，漫山遍野地开  
唯有杜鹃在岬角上哭泣  
那是他失散多年的爱人

## 春游

李轶贤

忽寒忽暖落莺声，  
陌上相逢不是卿。  
我笑春风如过客，  
春风笑我枉多情。

章柠檬/文

自从上周我在央视新闻露脸后，早餐界的朋友们就不淡定了。蒸笼家的说：“就你那鼓囊囊的屌样，凭啥出圈？且不说小笼包每天穿着精致的花边领，花卷着一身碎花大摆裙，连刀切都比你拾掇得周正。”水煮家的说：“咱饺子长得有模有样，馄饨衣袂飘飘，面条整齐修长，个个有范儿，且咱出场向来有碗盛着，有汤泡着，有菜配着，就你这奇奇怪怪的身材，还整天耷拉着个歪嘴，可别称自己是手提大水饺了，我嫌丢脸！咱进得了早餐摊，也混得了夜店，你呢？”油炸家的说：“油条、麻球、炸糍粑，个个金黄透亮自带贵气，你咧着个嘴，仰着个头，挺着个肚子，只有傻气！”

确实，无论从出身、学历，还是从颜值、品味上评判，我都没有明显的优势。但“爱”这个东西，本身就没有标准去衡量。温岭人偏爱我，可能是因为我刚好长在他们对艰苦岁月的回忆中，长在他们对美好食物的渴求中，长在他们对市井生活的满足中。

饺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，她当然不高兴有人称我为大饺子，作为温岭嵌糕，我真没那么骄傲的历史。我早上还听见一个温岭老人，对着手机上宣传我的视频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就这gie糕，被吹上天了，也就上世纪80年代初，生活条件好了，温岭市日头（集市）开始卖gie糕，能有多少花头，糕里包点菜而已。”我保守一算，连50年的历史都没有。不过，老人接下来讲的故

事，让人对“温岭gie糕”不长的历史也肃然起敬，那里藏着一代人的集体味蕾，藏着一代人对抗贫苦、追求幸福的集体回忆。

温岭嵌糕，当然要从糕开始说起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经历了饥荒、传统的计划经济，整个国民经济十分艰难，大家急需吃饱饭。米糕，根本不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食物，而是过年的奢侈品，但即使是食物最贫瘠、最单调的年代，也阻挡不了人们对小日子的尽情发挥和用心创造。等生活条件稍有改善了，各家开始囤到一点比早米更好一点的粳米了，就想着可以用粳米捣点米糕出来。年糕之所以叫年糕，完全是因了米糕的稀罕程度，不到年关，家里怎舍得打粳米的主意，一年到头吃的都是干硬、清淡的早米。也因了这份稀罕，那时做年糕特别有仪式感，几乎是当成每家过年的一件大事来操办。

如果明天要做糕，当天晚上就已经把氛围感拉满了，妇女们把白胖胖的粳米一遍遍地浸泡，喜笑颜开地去约左邻右舍明天来帮忙，小孩子更是为了即将到来的美味奔走相告。那时的年糕是不靠机器加工的，村里定点有个石臼，反复蒸熟的米倒入石臼里，两个男人一起，一人用水锤不停地捶打，一人用手适时地翻动年糕，配合默契。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围成一圈，偶尔会揪一小把糕花分给小孩吃，小孩吧唧吧唧地小口小口嚼，都舍不得一下子嚼完。

每一次用力的捶打，不仅打出了年糕的软糯，也打出了生活的坚韧。那一口热气腾腾、米香四溢的年糕滋味，只有尝过饥饿、努力奋斗的人懂。你说，从清贫中挺过来的老一辈温岭人能不留恋年糕的好滋味吗？那一年等一次的味蕾缺失感和长久积累的年糕欲，得靠以后的年年岁岁去慢慢弥补、去慢慢满

足。而他们对年糕的喜爱，也会不经意间传承给下一代，再下一代。

日子只有在慢慢踏实后，才能开出矫情的花。年糕蘸糖是一种美味，年糕里夹点咸菜也是一种美味，人们对美食的追求从来不乏想象力，温岭人在这想象力中又渐渐赋予了海边人、小镇人的饮食习惯和性格特点。被海风吹大的海边人是亲近咸味的，他们不仅要在年糕的制作上放稍许盐，而且更倾向于年糕和各式咸香适宜、新鲜出锅的炒菜的融合。

简简单单的炒萝卜、炒土豆、炒绿豆芽、炒咸菜等，那是小镇居民最质朴的饮食色彩。当油条、鸡蛋、卤肉等开始丰富居民的餐桌时，它们同样被请进了年糕里。勤劳吃苦、积极奔跑的温岭人，是享受不来悠闲的早点心、下午茶的，他们需要的是一份结结实实、合乎胃口的早餐，温岭嵌糕恰好能满足这样的需求。我，应该就是这样在温岭人的不断创造中诞生，并慢慢成长起来的吧。

虽然我深受温岭人的热捧，但我骄傲了吗？我膨胀了吗？没有！我日复一日地坚持凌晨开工，用最鲜活的态度迎接早起的打工人。我一直安身于市井小巷，从不多看繁华一眼，只有在温岭生活得最深的人才能给予我最深的情感。我的门面一直是狭小的、简陋的，却能把温岭人的热情盛得刚刚好，他们喜欢人挨着人地把早餐的热乎劲团团围住。我的制作过程简单、敞亮，令温岭人性情中的豪爽、随性得以快意发挥。

“糕再少点，加根油条，肉要肥点的，豆腐干再来一块……”没有一筒年糕是可以复制的，要的就是当下的感觉。我的表达直接明显，毫不含糊，看得见的红萝卜、白豆芽，菜是菜、肉是肉，从不让人费心揣摩其中滋味，阳光的温岭人的确有着相对应的性情——质